



陈鸿宇：有面吃面，有歌唱歌

「十步一啄」演唱会预约青岛 十年重逢感受音乐哲思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2016年，陈鸿宇推出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首次巡演“折腾”当年5月21日在青岛桑梓路 DOWNTOWN 举行；2026年，陈鸿宇第七张专辑《灯火可亲》面世，“十步一啄”巡演将于4月5日在迁址后的新 DOWNTOWN 举行。

十年往来，对于青岛歌迷来说，陈鸿宇等同于《理想三旬》，等同于《一如年少模样》，等同于青春和梦想之间的旋律折返。当固有世界的逻辑在AI冲击下漂移，歌手为歌迷构建了具有恒常意味的坐标。

庄子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十年里，陈鸿宇写歌、做先锋建筑、探索心理学、研习绍剧、为《黑神话·悟空》献唱片尾曲，以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来印证自由与藩篱的辩证。十年后在青岛重逢陈鸿宇，《理想三旬》余热犹在，《灯火可亲》娓娓道来，感受他音乐里的不疾不徐、诗意共鸣。

十年“拼图”，大功告成

记者：《灯火可亲》实体唱片面世后，歌迷发现十年来的七张唱片摆到一起，中脊构成了一只飞鸟的形状。这个构思是十年前就想好的吗？

陈鸿宇：对的，我2015年开始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很多奇思妙想，其中一个想法就是专辑中脊的拼图。当时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发多少张唱片，想说如果有朝一日把这个“拼图”拼起来的话，也算是我的一个艺术作品；等于我用十年去做了一件事儿，每一张专辑都是拼图的一部分。还真的挺巧，我设定好了七张专辑，刚好在十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个计划。其实，我也是今年才意识到这个飞鸟的意象在我很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它代表了自由的一个状态。今年，我把它当成成了一个主题的形象，放在“十步一啄”巡演里。

记者：十年、七张专辑累积下来非常厚重，在《灯火可亲》里，您对音乐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陈鸿宇：总结一下的话，我的音乐变慢、变得不是那么着急了，也反映了整个生活状态的变化。原来写歌的时候可能还是想表达很多东西，也希望被听见；现在各种外界的因素也好、内心也好，我感觉音乐不需要承担太多意义。早期的歌有一种很直接的真诚，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多了一点松弛感，可能在接下来有别的变化。每年的专辑也都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心境和状态去调整，只能说它符合我当下的心境。在音乐上，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身份标签，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希望大家把这些作品看成我人生这条河流里的不同水段。

记者：您的歌词非常形象又特别凝练，文学性很突出，像是《理想三旬》《额尔古纳》等都有诗歌的味道。民谣与文学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更近一些？像是鲍勃·迪伦之前也拿过诺贝尔文学奖。

陈鸿宇：民谣和文学之间确实有一种比较天然亲近感。很多时候民谣就像是被旋律托起来的文字，有些歌把旋律拿掉之后剩下的也就是一首诗或者是一种叙事。歌词也可以是一种文学形式，很多音乐人出版过歌词集——其实，你把它当诗集也可以，比如我就买过崔健的



■音乐人陈鸿宇

歌词集。我自己写歌更像是一种生活记录，记录那种小情绪，某些夜晚的心情或者是某些经历，给它一个被旋律记住的方式。

记者：“十步一啄”的典故出自《庄子·养生主》。您近年来音乐风格的变化与庄子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吗？

陈鸿宇：我很喜欢庄子的，其实读得也不很系统，零零散散的一些片段，刚好看到了“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这一部分。我自己理解，“十步一啄”意味着一种节奏感，不是很着急，在自己的节奏里很悠闲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我自己没做到、很期待的一种状态。音乐与哲学、文学都是不分家的，它们有的时候会融会贯通在一起，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我们说到的唱片中脊的飞鸟，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美学符号。当我想到自由，我可能会联想到飞鸟，联想到海水，由一个思想念头变成了一个具象的东西，这就是“共通”。

跨界探索，坚守本质

记者：我个人感觉当下可听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尤其AI音乐兴起之后，歌变得海量，但老歌迷常常感觉没什么可听的。不知道您对AI带来的音乐生态变化持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陈鸿宇：我整体来说是有点“悲观”，这个“悲观”是属于有点儿像乐观的悲观主义。AI技术诚然让人节省了一些劳力，它生产的音乐品质现在很不错的，然而，音乐从本质上是靠人去动脑、去发现、去创造，是人类一个特别珍贵的禀赋。在创作音乐过程中，人的进步和化学反应其实是更有趣的。现在音乐创作的效率提高了，但乐趣减少了；人与音乐的连接感慢慢变弱了，音乐慢慢就变成了背景音乐，大家也没有以前的耐心去反复听一个人的歌。

以前的音乐“强制”音乐人去思考，你需要经历痛苦的创作过程。但是如果全交给AI创作，创作者会不会变得一蹶不振，或者变得堕落、颓废？我有些悲观地认为，技术的进步让人脑和神经系统有点跟不上了。以前，创作者设想用音乐记载我们的时间，能感动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感伤或者是庞大的叙事，音乐就是带有节奏感、快乐感的东西，释放当下自己的情绪也可以。

记者：这些年您的创作覆盖非常多的领域，包括音乐冥想、电子音乐、实验音乐、非遗绍剧，还为《黑神话·悟空》创作音乐，这是您在重新拓展您的音乐类型吗？

陈鸿宇：这些音乐其实是一些机缘巧合的合作机会，还真不是我自己去探索的。这些尝试打破了思维惯性，在制作这些音乐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另一种空间和时间结构，反哺自己的音乐创作。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它的音乐在叙事、在讲故事，它更像一个配乐去服务一个宏观的世界；与萧山绍剧合作《不说话的人》，我在过程中会跟绍剧演员去聊天，走进绍剧的世界让人意识音乐的边界其实没有那么固定，无需设定标签，都可以多玩一玩，只要能让自己开心就行。

记者：青岛您来过多次，今年巡演也有青岛站，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对青岛的印象？

陈鸿宇：我最早2016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来到青岛。印象最深的就是演出前去了一家面馆，据说，青岛有“拉面三巨头”，我吃了其中一家，感觉太好吃了，当时我说“如果这面开我家楼下的话，我天天去吃”。青岛我来过很多次了，它有一种海边的城市特有的松弛感。我在青岛第一次看到用塑料袋喝啤酒，前两天还看到啤酒屋的介绍，我想去看看。每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习俗文化，都是特别迷人的。这次“十步一啄”巡演安排在青岛，我们带了一个乐队编制，台上有很多声光电，新的合作团队，舞台上全新的呈现，乐队也加入了新的配置，跟以前的编曲会有很大的区别，非常期待跟青岛的朋友们再次见面。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话剧《对称性破缺》



分享理由：

“物理学中，存在一些具备对称性的系统，在其临界点附近发生的微小振荡，由于在所有可能性空间中做出了某种选择，往往打破了这一系统的对称性，甚至决定了这一系统的命运。这便叫作对称性破缺。”“对称性破缺”由一个物理学名词映射到物理学家的人生际遇，便有了话剧《对称性破缺》。4月18日-19日，青岛大剧院将推出这部话剧。

剧中，三位民国物理学家叶启荪、吴大有、瞿健雄的人生本有“对称”的理想与规划，但在时代临界点、个人选择的微小扰动下，各自走向不同的、不对称的命运轨迹，恰如物理系统的对称性破缺。从清华园的意气风发，到西南联大的风雨飘摇，再到和平年代的默默耕耘，三位主角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紧紧相拥。从长衫到西装，从少年到苍老，从开宗立派到风雨飘摇，《对称性破缺》以科学家的命运呈现了大时代的浮沉。

《对称性破缺》被誉为“话剧九人”团队的代表作。“话剧九人”以原创思辨话剧见长，从燕园走出的这个戏剧团队推出了多部知识分子系列剧，《四张机》《双杆记》《庭前》等作品的语言犀利、用典精准，获得戏剧界“有思想、有温度、有风骨”的评价，“话剧九人”也被视为当代原创话剧的标杆之一。

米荆玉

为有暗香来



分享理由：

春和景明、万物复苏，当海风捎来第一缕花信，整座城市的盎然春意悄然被唤醒。一城春色中，万梅竞放的青岛梅园里暗香浮动，将日色晕染成春天里最美的模样。

青岛梅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占地800余亩，有200多个梅花品种，2万余株梅花凝香吐蕊、繁花满枝。朱砂的红、宫粉的柔、江梅的白，层层叠叠铺满山坡，一阵风吹过，把春日的气息送进每一位寻梅人的心底。

自古以来，赏梅便独具雅韵。为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春日文旅体验，文旅部门还创新打造“景区+文艺演出”新模式，在青岛梅园为广大市民朋友送上戏曲等精彩的传统文化盛宴。梅花盛花期将持续至3月底，不妨走出家门，共赴这场春日之约吧。

马晓婷 文/图

闲置场站焕新归来



分享理由：

城市“黄金地段”的闲置场站，化身成潮流运动公园。目前，这座位于市南区漳州路12号的“青岛能源·心动运动体育公园”已开门纳客。该公园由青岛能源集团利用“煤改气”工程后的闲置场站改造而来，是盘活国有资产、推动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

公园总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毗邻五四广场与奥帆中心，交通条件便利。园区核心区运动区设有17片羽毛球场地和6片室内匹克球场地，均采用奥运会认证的英利奥专业运动地胶，并配备飞利浦无眩光照明系统，力求满足不同层次运动人群的需求。除了专业运动空间，园区同步规划了青岛能源企业历史展示区、绿色餐饮区及主题文创商店，打造“运动+文创+消费”的一体化场景。

项目改造过程中，坚守原有工业场站主体结构不动，在保留能源工业历史印记的基础上，完成功能重塑与空间迭代，实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现代文体功能的有机融合。

刘硕 文/图

新大众文艺 我们艺术起来

「大厨诗人」胡善华的大众抒写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月亮走丢了。万家灯火，续写喧嚣过后短暂的沉默。蘸着星光，我给你写一封关于昨天的信，梦吃先于抵达。”这是“大厨诗人”胡善华笔下的散文诗，也是他对诗歌的深情告白。

他把后厨的烟火写进诗行，把劳动者的心声融入笔墨，左手谋生，右手逐梦，从三尺灶台到文学殿堂，作品先后登上《星星》《诗潮》《绿风》《诗选刊》《散文诗》等权威文学刊物，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胡善华以一名基层劳动者的坚守，在生活的泥土里种出诗意繁花，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文字，诠释了新时代大众文艺扎根人民、贴近生活的本真模样。

少年遇良师，文学种子在烟火中生根

记者：您既是厨师又是诗人，身处基层、扎根生活，一路走来始终与文字相伴，是什么力量让您在忙碌的从厨生涯中，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胡善华：我与文学的缘分始于少年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中学的课外阅读资料十分匮乏，课本之外的读物少之又少。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的语文老师送给我一本《四季青》诗集，那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现代诗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文字可以这样轻盈，这样深情，这样贴近人心。

1992年，我的小诗《露·草》被收录进《全国中学文学社团优秀诗歌散文选》。“月儿贪玩/在树梢上荡秋千/不小心/把嫦娥的珍珠项链/撒落在叶尖上/月儿戴上了珍珠冠/乐得满地绿盈盈。”那段文字是我少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也正是这一年，17岁的我离开校园，来到青岛，正式开启从厨生涯。这一干，就是三十多个春秋。

从学徒到主厨，从小餐馆到大酒店，我辗转奔波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后厨成了我日复一日坚守的阵地。餐饮行业工作时长、强度大、节奏快，烟熏火燎、酷暑寒冬是常态，枯燥与疲惫常常相伴而来。但即便在最忙碌、最辛苦的日子里，文学也从未真正离开我，它成了我压抑在心底，却从未熄灭的梦想。

真正让我重新拾起诗歌创作的，是在2012年。那一年，已近不惑之年的我在邵竹君老师主持的诗歌论坛上得到了真诚的鼓励与专业的指引。同年年底，我的诗歌终于在《星星》诗刊发表，这是我正式从厨之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也成为我文学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组诗《伙夫札记》在《佛山文艺》推出，我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直面自己的职业，书写后厨生活的辛劳。

作为一名厨师，我每天手握厨刀，切配翻炒，闲暇时就读书写作。正是这样日复一日、扎根烟火的普通生活，让我对新时代大众文艺有了最朴素、最真切的理解。



■“大厨诗人”胡善华

这些年，我工作之余写诗、画画，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苦一点、累一点，也觉得值得。支撑我一路坚持下来的是生活的触动，更是内心不改的热爱。我学历不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但写诗对我而言，从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生活自然而然的馈赠，是情绪最真实、最坦率的出口。

左手谋生右手逐梦，让文艺回归每一个普通人

记者：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文艺是“小众高雅”的，是属于书房、课堂、舞台的，与灶台、工地、车间相距甚远。您如何打破这种刻板看法，用亲身经历证明文艺也属于每一个普通人？

胡善华：我始终坚信，文艺没有门槛，生活不分高低。文艺的本质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高深的技巧，而是对生活的真诚感知，对情感的真实表达。只要热爱生活、心怀美好，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文艺、创造文艺的权利，无关职业、无关学历、无关身份。我每天切菜、炒菜、备餐，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老茧，身上常年带着油烟味，站在灶台前，我就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厨师；但写诗歌，我就是一名忠于生活写作者。这两种身份，在我身上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相融。

对我们普通劳动者而言，文艺不是奢侈品，而是疲惫生活中的梦想之光，是烟火凡尘中的心灵栖息地。它让我们在辛苦劳作之余，保有内心的丰盈与高贵；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依然能仰望星空。文艺或许不能让物质生活立刻变得富足，却能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永远向阳而生。这便是我创作的初心——用文字温暖自己，也照亮更多和我一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普通人。

这些年，我利用工作间隙写作，把后厨的感悟、市井的温暖、内心的感触都化作最朴素、最真诚的文字。我写灶台的火苗、后厨的汗水、清晨的忙碌、深夜的坚守，也写普通人的沉默与坚守：“一些人来了，卸下风尘，在泥土里翻动来生/一些人走了，带回最本真的影子/更多的人，靠近清冽的溪水，在微微晃动的倒影里拾久远的星光。”我的文字不华丽、不高深，甚至带着一点烟火的粗糙，但字字源于真心，句句来自生活。

在我看来，文艺不需要惊天动地的题材，不需要曲高和寡的表达，它只需要真诚与热爱，只需要一颗贴近生活的心。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让更多基层劳动者鼓起勇气，去追寻心中的热爱。不要因为平凡而自卑，不要因为忙碌而放弃，不要因为身份而却步。我们不必成为作家、诗人，但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记录者；我们不必发表大作，但我们可以用文字温暖自己、照亮他人。在灶台前、在工地上、在快递车里、在三尺柜台边，每一个坚守岗位、心怀热爱的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

扎根烟火，致敬平凡与温暖

记者：大家亲切地称您为“大厨诗人”，身份普通，精神不凡。

胡善华：对我而言，“大厨诗人”这个称呼既是鼓励，更是提醒。它时刻告诉我，我来自人民、扎根基层，我的笔要为普通人而写，为劳动者而歌，为烟火人间而抒。

基层创作者首先要写真实的生活百态。不故作高深，不刻意雕琢，把目光投向身边最平凡、最日常的场景：写灶台的温度、街巷的烟火、清晨的忙碌、深夜的坚守；写柴米油盐的琐碎，写家长里短的温情，写风雨无阻的奔波，写默默无言的坚守。

其次，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风采与心声。厨师、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建筑工人、网约车司机、车间操作工……他们身处各行各业，他们沉默、坚韧、善良、执着，他们的故事很少被人看见，他们的心声很少被人倾听。而我们，恰恰要为他们发声，为他们立传，记录他们的辛劳，歌颂他们的坚守，让更多人看见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力量。

同时，我们还要书写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希望。生活有风雨，也有阳光；有磨难，也有温暖。作为基层写作者，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写亲情的厚重、写陌生人的善意、写故乡的眷恋、写未来的期许，用文字治愈人心、传递力量。这些年，我常常回望故乡，在文字里寻找精神的根脉。

在我心中，大众文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它不悬浮、不空洞、不矫情，它贴着地面行走，伴着烟火生长，带着人心的温度。